

学生阅读经典
XUESHENG YUEDU JINGDIAN



萧红
Xiaohong 散文

- 我忘不了这一切啊!
- 管它是温馨的，是痛苦的，我忘不了这一切啊!
- 我在那楼上，正是我有着青春的时候……

彬彬◎选编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学生阅读经典

XUESHENG YUEDU JINGDIAN

萧红散文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萧红散文 / 萧红著; 彬彬选编. — 呼伦贝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6. 1

(学生阅读经典)

ISBN 7-80675-409-1

I. 萧… II. ①萧…②彬…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8837 号

学 生 阅 读 经 典

萧 红 散 文

彬 彬 选 编

出版发行 内 蒙 古 文 化 出 版 社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 4 付 3 号)

邮购、直销热线 0470-8241422 8241421

网 址 WWW.NMWH.COM 邮编 021008

印刷装订 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

责任编辑 丁永才

封面设计 杨 群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 字数 20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75-409-1/I·199

定价: 16.00 元



短暂的一生，萧红是在飘零不定的行旅中度过的，从北中国一直走到它的最南端



相依湖畔



幼年的萧红与母亲姜玉兰在一起。童年生活多少也是放任快乐的



1933年，萧红与萧军在哈尔滨道里公园



1937年和朋友们一起拜谒鲁迅墓。左起：金人、袁士洁、萧红、张秀珂、萧军



聚集在裴馨园《国际协报》中的一帮青年合影于哈尔滨兆麟公园。左起：萧红、萧军、金人、舒群、黄田、裴馨园、樵夫



1938年摄于西安，左起：塞克、田间、聂绀弩、萧红、端木蕻良、后上为丁玲

目 录

永远的憧憬和追求	(1)
欧罗巴旅馆	(3)
雪天	(7)
他去追求职业	(10)
家庭教师	(12)
来客	(17)
提篮者	(19)
饿	(21)
搬家	(26)
度日	(29)
飞雪	(31)
他的上唇挂霜了	(34)
当铺	(37)
借	(39)

买皮帽	(42)
广告员的梦想	(44)
新识	(48)
“牵牛房”	(51)
十元钞票	(53)
同命运的小鱼	(56)
几个欢快的日子	(60)
女教师	(64)
春意挂上了树梢	(67)
小偷、车夫和老头	(70)
公园	(72)
家庭教师是强盗	(75)
册子	(77)
剧团	(81)
白面孔	(84)
又是冬天	(86)
一个南方的姑娘	(89)
又是春天	(92)
拍卖家具	(94)
最后的一个星期	(96)
小黑狗	(99)
小六	(103)
烦扰的一日	(107)
破落之街	(111)

家族以外的人	(114)
过夜	(115)
索非亚的愁苦	(120)
蹲在洋车上	(127)
初冬	(132)
三个无聊人	(135)
孤独的生活	(139)
一条铁路的完成	(142)
放火者	(148)
长安寺	(153)
鲁迅先生记(一)	(156)
鲁迅先生记(二)	(158)
回忆鲁迅先生	(163)
天空的点缀	(195)
患病	(197)
十三天	(200)
弃儿	(202)
中秋节	(217)
镀金的学说	(219)
祖父死了的时候	(225)
女子装饰的心理	(229)
感情的碎片	(232)
失眠之夜	(234)
两个朋友	(237)

来信	(244)
火线外(二章)	(246)
一九二九底愚昧	(250)
《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	(256)
记鹿地夫妇	(261)
花狗	(270)
林小二	(273)
滑竿	(277)
我之读世界语	(281)
牙粉医病法	(283)
无题	(286)
致萧军(42 封)	(289)
九一八致弟弟书	(339)
致××先生	(344)

永远的憧憬和追求

一九一一年,在一个小县城里边,我生在一个小地主的家里。那县城差不多就是中国的最东最北部——黑龙江省——所以一年之中,倒有四个月飘着白雪。

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

有一次,为着房屋租金的事情,父亲把房客的全套的马车赶了过来。房客的家属们哭着,诉说着,向我的祖父跪了下来,于是祖父把两匹棕色的马从车上解下来还了回去。

为着这两匹马,父亲向祖父起着终夜的争吵。“两匹马,咱们是算不了什么的,穷人,这两匹马就是命根。”祖父这样说着,而父亲还是争吵。

九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更变了样,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就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他的身边经过,我就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斜视着你,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后往下流着。

所以每每在大雪中的黄昏里,围着暖炉,围着祖父,听着祖父读着诗篇,看着祖父读着诗篇时微红的嘴唇。

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面向着窗子,从

黄昏到深夜——窗外的白雪,好像白棉花一样飘着;而暖炉上水壶的盖子,则像伴奏的乐器似的振动着。

祖父时时把多纹的两手放在我的肩上,而后又放在我的头上,我的耳边便响着这样的声音:

“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

二十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

“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

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

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欧罗巴旅馆

楼梯是那样长，好像让我顺着一条小道爬上天顶。其实只是三层楼，也实在无力了。手扶着楼栏，努力拔着两条颤颤的，不属于我的腿，升上几步，手也开始和腿一般颤。

等我走进那个房间的时候，和受辱的孩子似的偎上床去，用袖口慢慢擦着脸。

他——郎华，我的情人，那时候他还是我的情人，他问我了：

“你哭了吗？”

“为什么哭呢？我擦的是汗呀，不是眼泪呀！”

不知是几分钟过后，我才发现这个房间是如此的白，棚顶是斜坡的棚顶，除了一张床，地下有一张桌子，一围藤椅。离开床沿用不到两步可以摸到桌子和椅子。开门时，那更方便，一张门扇躺在床上可以打开。住在这白色的小室，我好像住在幔帐中一般。我口渴，我说：

“我应该喝一点水吧！”

他要为我倒水时，他非常着慌，两条眉毛好像要连接起来，在鼻子的上端扭动了好几下：

“怎样喝呢？用什么喝？”

桌子上除了一块洁白的桌布，干净得连灰尘都不存在。

我有点昏迷,躺在床上听他和茶房在过道说了些时,又听到门响,他来到床边。我想他一定举着杯子在床边,却不,他的手两面却分张着:

“用什么喝?可以吧?用脸盆来喝吧!”

他去拿藤椅上放着才带来的脸盆时,毛巾下面刷牙缸被他发现,于是拿着刷牙缸走去。

旅馆的过道是那样寂静,我听他踏着地板来了。

正在喝着水,一只手指抵在白床单上,我用发颤的手指抚来抚去。他说:

“你躺下吧!太累了。”

我躺下也是用手指抚来抚去,床单有突起的花纹,并且白得有些闪我的眼睛,心想:不错的,自己正是没有床单。我心想的话他却说出了!

“我想我们是要睡空床板的,现在连枕头都有。”说着,他拍打我枕在头下的枕头。

“咯咯——”有人打门,进来一个高大的俄国女茶房,身后又进来一个中国茶房:

“也租铺盖吗?”

“租的。”

“五角钱一天。”

“不租。”“不租。”我也说不租,郎华也说不租。

那女人动手去收拾:软枕,床单,就连桌布她也从桌子扯下去。床单夹在她的腋下。一切都夹在她的腋下。一秒钟,这洁白的小室跟随她花色的包头巾一同消失去。

我虽然是腿颤,虽然肚子饿得那样空,我也要站起来,打开柳条箱去拿自己的被子。

小室被劫了一样,床上一张肿胀的草褥赤现在那里,破木桌一些黑点和白圈显露出来,大藤椅也好像跟着变了颜色。

晚饭以前，我们就在草褥上吻着抱着过去的。

晚饭就在桌子上摆着，黑“列巴”^①和白盐。

晚饭以后，事件就开始了：

开门进来三四个人，黑衣裳，挂着枪，挂着刀。进来先拿住郎华的两臂，他正赤着胸膛在洗脸，两手还是湿着。他们那些人，把箱子弄开，翻扬了一阵：

“旅馆报告你带枪，没带吗？”那个挂刀的人问。随后那人在床下扒得了一个长纸卷，里面卷的是一支剑。他打开，抖着剑柄的红穗头：

“你哪里来的这个？”

停在门口那个去报告的俄国管事，挥着手，急得涨红了脸。

警察要带郎华到局子里去。他也预备跟他们去，嘴里不住地说：“为什么单独用这种方式检查我？妨碍我？”

最后警察温和下来，他的两臂被放开，可是他忘记了穿衣裳，他湿水的手也干了。

原因日间那白俄来取房钱，一日两元，一月六十元。我们只有五元钱。马车钱来时去掉五角。那白俄说：

“你的房钱，给！”他好像知道我们没有钱似的，他好像是很着忙，怕是我们跑走一样。他拿到手中两元票子又说：“六十元一月，明天给！”原来包租一月三十元，为了松花江涨水才有这样的房价。如此，他摇手瞪眼地说：“你的明天搬走，你的明天走！”

郎华说：“不走，不走……”

“不走不行，我是经理……”

郎华从床下取出剑来，指着白俄：

“你快给我走开，不然，我宰了你。”

他慌张着跑出去了，去报告警察所，说我们带着凶器，其实剑

① “列巴”：俄语，面包。